春申舊夢

文老上海 晉李義裕

大概因爲肚痛

他帶着杭州土產「西湖藕粉」與香榧子到「小江南」送與高亮，即要了碗「湯年糕」作早點，高亮問道：

「杭州怎樣？」

「湖山依舊，遊人却不多。」小張說。

「見過解放軍嗎？」

「我們車抵城站前，窗外有一隊解放軍行經。」

「杭州的火車站中有城站，在城裡。到過『慶外樓』嗎？」

「到過，還到過『知味觀』與『奎元館』。此地生意很好。」

「是的，相信高級消費場合受到影響。」

「這是一定的。」

下午四點，小張在「小江南」接到白玉琴的電話：

「四週無人，我告訴你……」

「有什麼事呢？」小張有點緊張了。

「我受傷了。」

「受傷？」

「是『小西湖』受傷，在杭州兩夜，磨擦過甚，我剛買了藥膏回來。」

「外傷？沒有問題吧？」

「當然沒有大問題，未曾給你戴穿。明天我來。」

「我專誠招待，此刻有客人來，我也要招待，明天見。」

小張五點半離開「小江南」回家，在花園中遇到劉媽，她對他說：

「姨太太由老爺送醫院了。」

「要生產了？」他問。

「三點半送醫院，不知是什麼醫院。」

「當然是『大華醫院』，大概因爲肚痛。」

「我想是的。」

老張七點回來，侄兒聽到聲音出去問他醫生如何說，答道：

「醫生說敍遲後天分娩，明天早晨我再去。」

小張問了房號。（二〇五）

二〇三：「稀有動物」

蒙莉臂開樹峰一眼，不知是好氣還是好笑。

「你一直想到外國去唸書，當初爲什麼沒跟男朋友一起走呢？」關樹峰問。

「沒錢怎樣走呢？」蒙莉反問。「當時家裡沒能力負担我的留學費，所以，我只能返而思其次，在香港唸銀行課程，同時，希望做幾年工，賺一筆錢，將來才出去。」

「你那個男朋友，一走就變心了，眞是竹織鴨。」關樹峰像很爲她不值。

「哩，人一走，茶就涼。」蒙莉淡然一笑，昏黯的路燈下，她臉上的神情有點淒清。「以前，我還相信什麼『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現在，才知道全是虛假的。也許，以前的人眞的這麼至情至聖，現在，還到哪裡去找這種『稀有動物』呢！」

蒙莉說罷長長地吁一口氣，好像有很大的感觸。關樹峰只是默默地聽着，在這個問題上，他不敢發表什麼意見。

關樹峰自問也沒有這麼細膩、純情、長情，太太和他分開才一年多，而且只是間歇性的分開，但他也已經有了蒙莉這個女朋友，顯然地他不會是蒙莉心目中至情至聖的「稀有動物」。許久，他才說：

「理想和現實總有距離，理想是虛幻的，但現實却是眞正地存在於我們眼前。現實中的情聖的確是絕無僅有的，現代人都是務實主義者。」

「當年，男朋友在法國結婚，我曾經傷心難過，但後來，我也想通了。放了手的小鳥，就別想牠再飛回你的身邊，只有你現在擁有的東西才是眞實的。那麼一切順其自然好了，毋須固執，不要强求。」

迷霧 宋浩泉

二〇五：小別叮嚀千言萬語

文子原有滿十六歲後考學的駕車牌照，但未滿一年，不能領取國際執照。當買到新車後，爵民說：「我在港我開車，有事離港，請個計士數的司機，我告知漱芳那邊司機，請他介紹，有的是就請個司機吧。」漱芳聽說後，忙道：

「公司規定你有一輛公司給你們的私家車，現在買了，那公司出司機薪金和電油、保養等費。你歡喜時，隨時日開好了。」

爵民告知文子：「這可省多了，一個全司機，四千到五千，如用大名牌車，司機六千八千，好普通……。」

第二天漱芳見車房送來新車，便命總務部和她的司機，找到一位年過六十，開了三十五年的阿伍，月薪可以五千，原來過六十歲，可以較低薪。他住不遠，用電單車返工，只須早晚接兩次，中間文子用車，臨時約他，午飯原吃公司的，文子命他自由，隨時在家同女廚吃，以便午後她可以用車。

「只是一個錢字，什麼都說做就做。」文子有感，兩天後陳其禮要偕同田爵民飛曼谷，首次去看清邁工程，並爲他在曼谷華業組合大廈，設單間部長辦公室。爵民告知嬌妻，文子忙問：「多久回港？」—

—「隨時回港，但第一次，大概在清邁三四日，回曼谷，少不了討論開會，只怕一共十天不夠？」

文子道：

「那不如我回東京探看一次，結婚後，還沒正式回門哩！」—「回門應有我，那就你去東京，我飛東京接你返港。反正打愛滴滴好了。」就此說定，文子又與東京通了電話，她父親說：「我兩個接機，我還沒見過成田大機場呢！」文子滿口應允，說三天後才成行，再通電話。爵民知她要多買東西，便格外交她五萬港元應用，爲她買了國泰來回的「商務級」機票，坐「馬可孛羅」艙，其實即普通之前座許多排，座椅梳發畧有不同，用新裝藍絲絨而已。其禮同爵民起程先夜，大家到老太爺的大公館吃餞行席，老太爺向乾女婿秘談到清邁大計劃：「台灣報名的已超過百五十戶了，都說比加拿大、美國都好，沒有寒冬，清邁就是香港台中的好天氣，還與曼谷、泰南各海濱全不同！」「商業投資好過加拿大！」爵民也歡喜。約定明上午十時半，分途到機場。

當夜其禮仍住黛安娜房，漱芳陪田家一對，回了半山。文子因爲小別，便同爵民共浴，兩個少不了互相馬殺鷄。文子在給他梳肝後，委婉地勸道：「我不禁你逢場作戲，但注意愛滋二字，不是好玩的事，生命第一！」

「決不會，我正要養身（生）呢！」

風言蜂語

少了競爭

有線電視計劃宣告夭折，得益的應是南電視台。

少了加價

倫車案增，汽車保險費將提高。幸而不是公共汽車。

缺少醫療

據說精神科醫生、護士及病床均嚴重短缺。

怪不得精神病者不斷增加。

開心

二〇五：男人衰格

麗莎曰：「老贊衰不衰；我不知，但我姨丈、舅父全部都係衰人，喺外邊搞到七彩，搞到家喺屋閉！」

林華曰：「不可一竹篙打沉一船人，我就是例外，第一，不會亂搞，第二，亦不會亂搞，第三，仍然不會亂搞。」

麗莎曰：「然耶？你D男人，講一套做一套。」

林華曰：「誤會，此乃誤會，凡事都有例外，麗莎，有一日你會信！」

麗莎曰：「我雖然出來做了一個禮拜，但男人有一個不想個件事，個個叫我坐枱，三幾句說話，就話要帶我出街直落，要我開個價錢。」

林華曰：「冇辦法，因爲你太靚，D男人唯有用錢去買。」

麗莎曰：「咁就証明男人衰格！」

林華曰：「咁即是嫌我快感。」

江淑儀道：「少女信箱告訴我們，不要隨便給男人愛撫，否則會有危險。」

梁月卿道：「有什麼危險？」

江淑儀自然答不上。

余莉莉道：「周小萍，發展下去，又怎麼樣？」

周小萍正想繼續說下去，教師吹哨子集合了。

梁月卿道：「下課後我們找個地方繼續談。」

余莉莉首先贊成。

江淑儀雖然不太熱中於聽這些故事，但求知是少年人的心性，當然不會反對。

下課了，四人又自動走在一起，大夥兒的時候，祇是哈哈大笑。

九〇：情侶擁吻

偵探的意識，在凱琪頭腦裡活躍，她咀嚼阿根的話語，說：

「我可以斷定——遊艇船長黃卓，受二哥支配，與大哥的潛水遇難，大有關連。」

阿根盯望着她，伸手拉她的手：

「你是大偵探嗎？」

她大動作地搖搖頭：「什麼也不是，我太敬愛大哥了，他不幸遭人暗算，我這個妹妹就要設法替他報仇！」

「你要報仇？」阿根扭臉盯望她。

「多年來他對我和媽的恩與德，我就是去掉生命也甘心！」

「就那麼重要？」

「你不知道我和媽媽，在卜家是如何的委屈難受，沒有大哥，我們母女可能已死掉了！眞的，我一點也不誇張，好像我入大學學電影，就遭受三哥三嫂、四姐的嘲笑，因此，老頭子也反對我……可是大哥挺身而出，決定以大哥身份，說服卜老頭子，還說服我那讓他們影响的媽媽，讓我考傳理系。每個月，他還悄悄地給我一點零用錢，雖然是一兩千，但已使我刻骨銘心啦！除此之外，每當我受到三哥四姐的責罵，他就維護我！」

「凱琪你想我帮點什麼？」阿根問。

「帮我查些陷害大哥的蛛絲螞跡，比方注意船長的行藏，搜查他有什麼留下的証物。」她說，讓自己的身子靠近阿根，顯得很溫柔。

「在總裁發生事故後，我就注意收集証據。」阿根說：「我對總裁懷着感激之情。」

她欣然而情深欵欵地吻他臉頰一下，說：

「這才是我的好朋友！」

「只是好朋友嗎？」他止步做出不滿足的樣子。

她也跟隨止步，嬌嬌地說：

「就說心愛的人兒吧！」

「心愛的人兒應有更好的表示。」

「你道人，貪心！」

她嬌嗔地說，索性在路上摟擁他，以自己的嘴對他的嘴熱吻。旁邊雖有一對伴侶他們也熟視無睹，直至熱吻完成。

現代江湖實錄之十一

愛滋狂人

辛劍 ■田長歌

二〇五：「丈人衰格」

文子人事部 萬鳴

二〇五：女醫生提證責

走了一半，她終於感到頭暈眼花，於是坐在路旁一棵大樹下歇息，但不久又迷迷糊糊的倒下昏迷過去——那注射的針藥，是不能讓病人隨便走動的呀！

五分鐘後，一個大學畢工騎自行車經過，才發現臉色蒼白的娜塔莎，忙扶她到醫務所。

卡達娜嫌鬧訊趕來進行急救，並央人尋找李雲英和阿達沙，以便了解他們在病房時的情形，何以娜塔莎會突然走出病房？當這兩名學生找到時，卡達娜嫌已在醫務所的辦公室靜候他們多時了。

「你們到底跑到哪裡？」卡達娜嫌嫌毫不客氣地衝着站在自己面前的兩名學生質問，「你們知道嗎？娜塔莎暈倒路旁，差點沒命了——如果不幸我搶救遲了五分鐘的話！你們太不負責了，太不關心她了！」

兩名學生連忙道歉，並坦白說出在病房時的探視情形，証明他們也不知道病人會擅自出外的責任確不是在他們身上。

可是，出於對同胞阿護偏袒的自然感情，卡達娜還不能原諒這兩個異族的中國學生，繼續高聲地一輪責備，才覺得消了口氣。兩名中國學生，當然不敢插咀，呆站着接受對方的譴責和教訓，不斷用俄文說：「打」（俄文「是」的發音），而且不敢正視對方。

二一：堅要斟茶認錯

陳秋叫過媽媽與大姐，菲菲也回來就向我斟茶認錯了，怎麼啦？忘記了？不要以爲當沒有這件事，我就會算數！如果不向我斟茶認錯，我還是不會承認你是我的媳婦的呀！」

菲菲一聽，面色一變，她站起身來行過去向陳秋問道：

「陳秋，這是怎麼一回事？我不是向你說過，我沒有做過錯事，也不會斟茶認錯的嗎？你究竟有沒有替我說過句話呀？」

「我……我……」陳秋支吾不知所對。

菲菲把女兒一拉，說：「安琪，我們走！」

於是，羅美芳發作了，說道：「說好了一回來就向我斟茶認錯了，怎麼啦？忘記了？不要以爲當沒有這件事，我就會算數！如果不向我斟茶認錯，我還是不會承認你是我的媳婦的呀！」

羅美芳叫了一聲奶奶，並與春梅打招呼，叫大姐，並叫女兒叫阿嫌與姑媽，叫完，她就走到春梅身邊，坐了下來，互相交談。

羅美芳一心以爲，菲菲一回來，就會向她斟茶認錯，那時候，她就可以端起奶奶的欵，好好教訓她一頓。

不料等來等去，都不見菲菲有斟茶的跡象。

她在大女兒面前誇過口，說菲菲一回來，就會向她斟茶認錯。她是個極度自尊的人，菲菲沒有向她斟茶認錯，無疑是向她的權威挑戰，這是她極其不能忍受的事。

夾心人 ■王方

二〇五：「十八歲。」

「你有犯邊罪麼？那邊罪就是：殺、盜、淫、妄、酒五大重戒！」

「沒有。」

「你可會拋棄情慾？」

「是。」

「你可會蓄息殺心？」

「是。」

「問遮難」，制度師在善心的天靈蓋上炙香下文。善心忍着痛，額汗如雨。行禮如儀後，方丈當衆宣稱：「從今天起，少林另立一榜——武林！」（卅一）

棍仙

雪玲雅·文 占秋風·圖

第二回：武林天驕

少林寺大門緊閉，山門外有二十僧衆肅立守望，少室溪前後，五步一哨，這格局顯得有點異乎尋常。

沒有鐘聲，沒有鼓鳴，少林寺內外，靜寂得出奇。

大殿之上，進行着肅穆莊嚴的儀式。

檀香縈繞，釋迦牟尼佛像軒然。長老們在上座，四大綱領席和堂主多人聚立一旁，其餘僧衆二百多人把大殿擠得滿滿。

平日裡，遇上這種架勢，大家都知道是受戒的儀式。可是今天要受戒的人是鄭王的要犯，長老們作了特殊的佈置，一點不張揚。

此刻，方丈權當戒師，左顧阿闍黎權當制度師。善心本來就是個禿頭，還要麻煩阿闍黎在他的禿頭上，像徵性地刮上三刀。讀者們也許有疑問，善心當上了沙彌，原已經剃度，現在的儀式又是什麼回事了？原來眞正的出家，還沒有受戒的儀式，剃度之後，還要「問遮難」，過了這一關，才算是眞正的和尚。

當下充當戒師的方丈朗聲問道：

「善男子聽着，今是至誠時，實語時，我今問你，你當如實答。你，法號是什麼？」

「善心。」跪在佛祖面前的善心語氣平靜。

「你生年幾歲了？」

「十八歲。」

「你有犯邊罪麼？那邊罪就是：殺、盜、淫、妄、酒五大重戒！」

「沒有。」

「你可會拋棄情慾？」

「是。」

「你可會蓄息殺心？」

「是。」

「問遮難」，制度師在善心的天靈蓋上炙香下文。善心忍着痛，額汗如雨。行禮如儀後，方丈當衆宣稱：「從今天起，少林另立一榜——武林！」（卅一）

城市之光

獻身無悔（五）

■匡成

無奇不有

孖生仔女諸多相似 個中巧合不可思議

鄭文忠先生：

美國人傑利和馬克原來居住兩地，經一好心友人發現並安排他倆相見。初見面兩人驚訝的說不出話來。他們留着同樣的小鬍子，同樣的鬱脚，甚至連眼鏡都是一樣的。傑利說：「去掉他那多餘的幾磅肉，我簡直是在照鏡子。」驀地，這兩個消防隊長齊聲歡呼狂叫起來。後來這兩位重新聚合的孖生兄弟在酒店暢飲啤酒，着手解開他們過去那使人困惑之謎。他倆都早已知道自己的親生父母將自己送人收養，但沒人想到其孖生兄弟也送人了；他倆邊喝邊談，隨之發現兩人連不止相貌和職業相同，他倆都只喝同一種牌子（伯特懷斯）酒，都用小指頭笨拙地托着瓶底，都是單身漢，並都是嗓音粗啞，脾氣很好。傑利說：「我倆一直不約而同地同時打着同一手勢表達着同一個意思。」這簡直令人不可思議。傑利和馬克後來參加明尼蘇達大學雙胞研究中心的面試和智商測驗。他們輕鬆自如地說：「我就是他，他就是我。」好像大數到明尼蘇達去的孖生仔一樣，他們重新團聚感到是一生中最大的幸運。他們一而再地告訴研究人員：「他們唯一的痛苦是失去了那麼多年在一起的機會。」「我常常感到失落了甚麼」，馬克向他倆見者之一吐露說：「可現在又找回來了。」

還有一對來自（美國）俄亥俄州名字都叫傑姆的孖生兄弟。其名字相同顯然是巧合。但這兩位傑姆兄弟都吸同樣牌子的香烟，駕駛同樣型號的汽車，從事同一種職業，有着同樣的愛好：幹木工活。事實上他倆在自家花園裏的樹木四周製作了一模一樣的木椅。他倆都愛神經質地咬指甲，都在同一年齡患上了周期性偏頭痛。

達美妮和芭芭拉這對孖生女也同樣令人驚奇。她倆都是吝嗇鬼。不僅吝嗇自己的錢財，而且不願輕易發表自己的見解。兩人首次婚姻都不幸流產，但接着又分別生了三個健全的孫子。她們都害怕發高燒，雙方都能說出對方沒有來得及說出的話，並能齊聲回答問題。

還有一對在日本出生又在加利福尼亞家庭中撫養長大的孖生女。雖然姐妹看起來十分相像，她倆相同的指甲上都有釘頭狀裂開痕跡，兩人都有過流產史，兩人都爲膀內失調而痛苦，然而，一個戴眼鏡，一個則不戴。一個沉默寡言對人冷漠，而另一個却開朗，對人友好。

還有一對英國孖生女，一生下來就在不同機遇中長大。姐姐是富有律師之女，妹妹是中下層倫敦人之女，這對雙胞姐妹通過IQ（智商）測驗，分數被計算出來時，竟只有一分之差。（半島、新九一三七四）

城市之光

獻身無悔（五）

■匡成

街坊服務通天曉

生理淺談

老年人體高縮短變矮使然

杜德先生：

俗語有道是：「老縮老縮，愈老愈縮」，這是千眞萬確，如假包換的事實。你發覺老年人比年青時矮，可見你觀察事物細心。事實上，任何家庭，通常其成年的兒子，總比其父親高些，成年的女兒，總比其母親高些。倘若父親已有七十歲，而其兒子爲三十歲，那麼，兒子恐怕要比父親高出差不多一個頭位之多。如果母親爲七十歲，女兒爲三十歲左右，二者高矮的差別亦有如上述兒子之與父親。

有人以爲，這是人類的進化發展，一代比一代長得高所使然。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倘若是如此，則三幾代之後，成人的高度恐怕已高至可頂着現時一層樓宇的天花板了。實際上，這一兩代的人確比前代的人長得稍高，但沒有上述父子高度差那麼遠。要比較父子二代人的高度，應將成年時同樣年齡的高度來作比較，而不應將不同年齡時的高度作比較。

既不是因一代比一代長高而引致父子高度差那麼大，則老父之矮必然是老縮之故。然則人何以老了會縮？按理，長成了的硬骨頭是不會縮短的。

醫學家的研究發現，人體有三部份的骨結構與人體高度有關係。這三部份是頭頸部、身部、腿脚部。人體長高，頭骨的長大不多，主要是頸部、身體的脊椎骨增長，腿脚部的骨增長。

男子三十五歲以後，女子到了十八歲以後，骨頭就停止增長，身體自然也停止長高。到了四十多五十歲以後，骨頭便逐漸減少，因而脊椎間盤每塊稍爲減薄些少，身長即縮減許多。成年時，全部脊椎間盤每塊稍爲減薄些少，身長即縮減許多。故年老時穿的褲子，不會比壯年時穿的短。所謂老縮，主要是脊柱縮短。脊柱骨是由二十六塊圓柱狀脊椎骨組成，每塊脊椎骨間有一塊圓盤狀軟骨（名「脊椎間盤」）間隔，其間有膠凍樣體核，含水量相當之多；年紀長老時，脊椎間盤核的含水量逐漸減少，鈣質也逐漸減少，因而脊椎間盤每塊稍爲減薄些少，身長即縮減許多。故年老時顯得矮了許多。倘若老年時兼有駝背，就更顯得老縮就不大顯著。（伍車二、新九一四六三）

體壇縱橫

古希臘運動會

比賽獲勝者可獲名利雙收

張積先生：

談起古希臘人，人們就會想起古希臘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其實，古希臘不僅有奧林匹克運動會，其實，古希臘不僅有奧林匹克運動會。公元前五百年前，亦即希波戰爭前，定期舉行的運動會就有約五十個，到了公元九十三年更增加到三百多個，其中最突出的是奧林匹克運動會，德爾菲運動會、尼米亞運動會和科林斯地峽運動會。

這四個大型運動會的競賽項目基本相似，有四種賽跑：二百米、四百米長距離（各運動會的距離不一），披盔帶甲跑；有三種格鬥運動：角力、拳擊、角力與拳擊混合；還有五項全能（包括跳遠、鐵餅、標槍、跑步、角力）；此外是賽馬，由各種動物（雄馬、小雄馬、騾）或無較、或附雙輪戰車，跑不同的距離。

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上，有些項目是分開賽場專供男孩子參加，其他運動會則分三個級別進行，男孩、男人、無翼男性。在德爾菲、科林斯和尼米亞運動會上有演唱、七弦琴與笛子演奏比賽，奧林匹克運動會上有演說家演說，詩人吟詩，但不是正式比賽項目。

對於古希臘運動會，現在流行着一種觀念，認爲古希臘人參加運動會的目標，重要的不是勝利，而是參加，其實這是一種誤解。誠然，奧林匹克、德爾菲、地峽運動會以及尼米亞運動會的獎品是一頂樹葉冠，即是樹葉編成的環子，環子本身並無價值，故這四大運動會又稱「冠冕運動會」。但勝利者返鄉以後所得銀酬却甚爲可觀，許多其他的運動會都頒發珍貴的獎品。有一段公元前五世紀末的雅典文列出了這雅典運動會經各項比賽的獎品，如男子二百米迴的得勝者可獲一百罐橄欖油，約合一千二百個銀幣。有的運動會直接賞金錢，普魯塔克記載奧林匹克和地峽運動會付給一個勝利者五百銀幣。據說，當時爲了使一位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冠軍參加某地方運動會，竟付給他三萬銀幣。小亞細亞的阿普洛迪西亞城有一段公元二世紀的銘文，記載了該城所頒的獎品數目爲：長距離賽跑七百五十銀幣；四百米賽跑一千銀幣；武裝賽跑五百銀幣；五項全能五百銀幣；角力二千銀幣；拳擊二千銀幣；角力兼拳擊三千銀幣。據普魯塔克說，一隻銀幣當時可買一隻羊。

從以上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出，古希臘人在重要賽事上獲勝，不僅能獲得極高的榮譽，受到家鄉人們的盛大歡迎，而且得酬甚豐，並且可能因而調身於政界或軍界。奧林匹克在公元四世紀末結束，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在柏拉頓的奔走下，於一八九六年在雅典肇始。（宏達、新九一四〇七）

電子表高度精確

完全沒有機械零件具最時代藝工

科技知新

鐘鳴先生：

今天繼續昨日之介紹，鐘表發展的第三個時代——電子表。

在科學技術日益先進的年代，時間計量更嚴格了。現代的物理學、文學、無綫電導航等要求，一晝夜時間的誤差不得超過十萬分之一秒，而過去的鐘表都未能達到此精確度。

就因爲如此，人們不得不尋找新的計時器。開始試用音叉鐘，後來又出現石英鐘。第一個石英振盪器鐘出現在三十年代初。

最近二十多年來，由於微電子學的發展，這就提供了使佔很大地方的眞空管電路向把時間顯示在表盤上的積分電路轉移的可能性。

帶石英調節器的表可分爲電子機械表和電子表。最初的機械表，是由集成電路和機械部件組成。在集成電路中，石英晶體振盪器激起高頻信號，然後在導向電路的帮助下，信號到達步進電動機，電動機操縱指針運動，並與指針一起構成機械部件。

石英的自然老化和內部條件（如溫度）對石英振盪的影响，都妨碍着電子表精確度的提高。因此在本世紀四十年代又出現了原子表。

在分子或原子從一種狀態到另一種狀態的量子轉化過程中，輻射的頻率把表校準。這種頻率極爲穩定，不受內部條件的影响。第一塊這樣的表嚴格說來還不算是原子表，而是量子表。這塊表在氨水中工作。隨後出現了鉀表、鈉表、鉈表。最好的原子表一會夜誤差不大於百萬分之一秒。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具有時代特色的材料和工藝進入了鐘表製造業，首先是塑料和模型。在七十年代初一次國際展覽會上，瑞士季索公司展出了除平衡件和指針發條外，幾乎全是塑料製成的「阿斯特羅隆」手表。從那以後就開始生產塑料表。塑料表的精度不高，一晝夜有幾秒鐘的誤差。

在西方市場上，日本和本港的廉價石英手表表減少三分之二，其表殼爲黑、紅、咖啡等彩色塑料，銷路很好。

也許，在不久的將來，鐘表還有第四個時代呢！（鉅、新九一四六六）

清代外交官張德彝

何利觀先生：

清末有一位對郵電事業非常熱心的外交官，他不僅熱心著書撰文鼓吹郵電，還編製過一種新穎的電報密碼，他就是我國近代著名外交官張德彝。

張德彝本名德明，生於一八四七年，原籍福建，後還家至遼寧，被送京師同文館英文班學習，以優異成績畢業後，多次奉派出國，對西方發展中的資本主義有一定瞭解，對新的技術成果接受很快。

一八六六年，他參加了中國官方組織的第一個赴歐遊歷團，在歐六七年起，他正式成爲外交官員，先後出使英、法、德、意、比等國。在此期間他十分留意各國郵電的飛速進步，並撰文向國內介紹。他參觀了電報通信的實際操作和通信電纜的製造過程，考察了當時最新的通信技術——電話。在文中，他把電話譯爲「太立風」，解釋爲「電綫傳音器」，並且具體介紹了電話的功用。

一八七九年後，他精心研究英文字母代碼的原理，不久又着手編製以英文字母代替漢字轉化爲電報訊號的方法，並編成了一部外文密碼本——「電信新法」，以字母代替數字，以幾個字母組成漢字。運用這種密碼，從國外拍回外交密電，是很方便經濟的，這是一種有益的嘗試。（漢榮、新九〇四〇七）

名人軼事

熱心發展郵電事業

達天曉先生：

我發覺許多老年人比年青時都矮了些，難道年老時骨頭會縮短嗎？這是什麼道理呢？

杜德

牧發室

江西吉水鄉之綵燈

人感說傳史歷

鄭子明先生：

江西吉水縣，素稱「燈綵之鄉」。燈綵的種類頗多，有以武打見長，剛勁勇猛的獅燈；翻騰跳躍、氣勢磅礴的龍燈；粗狂奔放、穿梭舞動的鰲魚燈，還有吉祥的鳳凰燈，清靜的觀音坐蓮燈，幽默的蚌殼燈，輕快的蝦蚣燈，活潑的走馬燈等五十多種。

每種燈綵都配有鑼鼓、嗩吶、二胡和竹笛等民間樂器，吹奏的是熱烈輕快的民間曲調。每逢節日，各地都開展燈綵活動。除在本村外，還串村走鄉玩鬧，每到一處，人們以爆竹、大鼓迎送，爲節日增添了喜慶的氣氛。

說到鰲魚燈，還有一個歷史傳說。

相傳明朝末年，奸佞凜炎一心想當宰相，遭到吏部尚書李立宜等人的極力反對。因此，陳視李爲眼中釘，後採用誣告、栽贓等手法，定下了李的死罪。

李立宜的侄兒，兵部尚書李邦華，聯合朝臣李元鼎等人，在上朝時爲李立宜喊寃，衆文武也跟着求情。崇禎皇帝才赦了李立宜的死罪，貶到廣東陸豐縣做驛亭官，李邦華也削去兵權。他倆死後，李邦華也削盤谷村人們爲表示懷念之情，便玩鬧起由象徵耿直的鰲魚、勇猛的獅子、吉祥的麒麟和黃龍所組成的鰲魚燈，此習俗並一直流傳至今。（戴尊、新九一三九八）

文史資料

異族情

■丹青